

寶通別卷五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一

明 史官陳仁錫詳開

丁巳 周景王元年 簡公元年 春正月魯侯在楚

夏五月魯侯至自楚

以千乘之
主而受制
荆楚國之
恥也

左氏曰魯襄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視公患之
穆叔曰破殯而繼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
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子
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外諸侯
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万城季武子取土
使公召告曰聞守下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

初使公治
問公起居
不使公治
知取也
歟曰歟

既得之矣。公曰：欲之而言拔，祇見疏也。吾可
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
冕服，曰：以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
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
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及疾？聚
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且無
使季氏葬我。○胡氏曰：襄公外為夷狄所制，
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
國而不敢入，故春秋特於歲首朝正之時，書
曰：公在楚，以存君也。使後世臣子視君父之
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遠，顏咫尺，食坐見於
羹墻，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
其身而不恤國，朋野權臣而背其君者乎？○
林氏曰：公治不義，季氏欺君，故生不入季氏。

可為通經
之戒

之宰死不受季氏之葬○禭音遂被音拂使
巫被除殯之凶邪也芻黍穰一云若蒂也

衛侯衍卒

在位二十一年
又出奔十二年

子惡嗣

是為襄公

閻殺吳子餘祭

在位四年
遇弒

弟夷昧立

改名餘昧

左氏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閻
使守舟餘祭觀舟閻人以刀弒之

晉荀盈會齊高止宋華定魯仲孫羯衛世叔遺

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
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太

叔與伯右往于太叔見太叔文子文子曰甚
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
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其弃諸姬亦可知也
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聞之弃同即異是
謂離德

吳子使札聘于魯遂歷聘于齊鄭衛晉

左氏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曰
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
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
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不觀於周樂使土為
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
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不衛曰戾哉也乎憂

七百有以
來不聞有
情審至此

卷之三
世胃之傑也

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有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陽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訛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

論詩歸重
于頌論樂
歸重于韶

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
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
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
而不愁。樂而不荒。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
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
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
象箛南箛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
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
人之弘也。而猶有憾。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
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
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
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
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
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

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
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
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悞
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綳帶。子產獻紼
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後難將至矣。政必
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
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
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
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
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
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
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
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
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之曰。吾子勉

札不受次
及之位札
自成其高
耳文定何
必曲致其
貶

之君後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
直必思自免於難○公羊氏曰吳無君無大
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
子讓國也○穀梁氏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
延陵季子故進之其名成尊於上也○胡氏
曰札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爲
也○前編曰按吳季子之賢也不書公子而
亦不書季獨名之夷於秦術楚椒焉夫子何
以不賢季子與曰此所以賢季子宜春秋之
所以責備也胡氏謂季子辭位致亂故貶之
夫季子宜立而又辭在夷昧之卒爾此方夷
昧之初立也春秋安得先事而致貶貶必於
夷昧之卒因事而後可見也然則此夷昧立
使凡聘於上國通嗣君也則曷爲貶孔子謂

此亦可謂
說然證
國高氣干
占有幾何
為之苛

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而此則越禮多矣
夫當喪小君踰年而後即位禮也餘祭以猶
殯臣子之至痛曾未踰時而出聘如常時猶
曰夷昧之命也而請觀同樂雖為博聞好學
於禮固未為得也豈夷狄之俗猶未盡除與
然則大子雖賢秀子而於此行則未可也

戊午

二年

衛

襄公元年

吳夷昧元年

鄭伯如晉

左氏曰子產相鄭伯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
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
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
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懷子皙好在人
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
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夏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景公在位四十九年遇弑

般自立

是為

公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殺梁氏曰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
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姆不在宿不下堂
遂逮乎火而死

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左氏曰初王脩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
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

戰
不
以
死
其
等
賢

曰嗚呼必有此夫人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
感而顯大視與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
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
夫佞夫弗知戊子僖括圍蒧遂成愆成愆奔
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
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
罪在王也

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氏曰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
財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薑宋向戌衛北

官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
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明年春穆叔至自會
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倫不似
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
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
蓋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
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韓子懦弱大夫多
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
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倫朝不及夕將安用樹
穆叔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
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
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乎丘之
會○穀梁氏曰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
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

達

楚屈建之力也。○胡氏曰：此遍刺天下之大夫也。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穆叔趙孟向戌子皮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

鄭使公孫僑爲政

左氏曰：鄭伯有耆酒，爲窟室，夜飲酒，朝至未已，朝者皆布路而罷。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子產歛伯有氏之死者，殯之而行，印段從之。子皮曰：夫子

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太宮盟國人于師之衆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晨自墓門之潰入介于襄庫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禭之歛而殯之子駟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

備以參
修則人疾
知輯

封洫。廬并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秦
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
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
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
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人焉。從政
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脩之，取我田
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詆
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
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又曰：子產之從政
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
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辨於其大夫
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謀
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
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

其不排
家心所以
行禁止

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
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
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鄭人游于鄉校以論
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大人
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
之何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
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益多
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
之也然明曰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若
果行此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
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
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